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边缘者身份之殇：论李碧华的历史书写

The Agony of the Marginalised: Lilian Lee's Treatment of History in
Her Prose Fiction

刘咏慧

LIEW WING WEI

18ALB0369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2

边缘者身份之殇：论李碧华的历史书写

The Agony of the Marginalised: Lilian Lee's Treatment of History in

Her Prose Fiction

目次

宣誓	iii
摘要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10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3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4-5
第三节 文献综述	5-9
第四节 研究价值.....	9-10
第二章 重写传统——李碧华历史书写策略.....	11-20
第一节 故事新编	11-14
第二节 轮回穿越	14-17
第三节 战争牺牲	17-20
第三章 抗衡主流——李碧华边缘性写作.....	21-27
第一节 妓女如花.....	21-23
第二节 淫妇潘金莲.....	23-25
第三节 戏子程蝶衣.....	25-27
第四章 关怀他者——李碧华再现历史伤痕.....	28-34
第一节 身份之殇	28-30

第二节 历史创伤·····	30-34
第五章 结语·····	35-36
引用书目 ·····	37-3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刘咏慧 LIEW WING WEI

学号：18ALB03694

日期：2022年4月14日

论文题目：边缘者身份之殇：论李碧华的历史书写

学生姓名：刘咏慧

指导老师：黄丽丽博士

校园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李碧华是一位专注于言情的通俗作家，许多学者对其的评价好坏参半，一方面认为其小说是追求商业流行的产物；另一方面觉得李碧华的文本在描写男女情爱的同时也在试图对社会现实有所照应。李碧华的众多作品总是倾向选取争议人物为主角，这些边缘人物不被主流价值认同，被历史遗忘在角落。因此她专注于在正史中发掘被埋没的声音，用戏谑正史的方式来反抗霸道的旧文学或历史。本文拟从李碧华的小说中挑选出具有一定历史厚度的六部小说进行分析，这六部小说包括：《霸王别姬》《胭脂扣》《烟花三月》《青蛇》《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本论文的内容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注重解析文本中的历史与李碧华运用的书写策略；包括故事新编策略、轮回穿越策略、及战争牺牲策略，揭示李碧华历史书写的现实意义。第二章是边缘人物“摇身一变”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原因及意义；分析李碧华的边缘性写作如何挑战固有化的形象与历史，为背负骂名的人物带来新的生机。第三章则是历史变动造成的身份之殇与历史创伤，主要针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遗留问题及历史大浪潮带给小人物的身份认同之痛。

【关键词】：李碧华、边缘人物、历史创伤、身份认同、慰安妇

致谢

这篇论文是集齐众人之力的成果，积极引导的老师、包容支持的家人、互帮互助的朋友们都功不可没。

感恩丽丽老师给予的建议及鼓励。一开始我陷入选择论文题目的漩涡，犹豫自己的论文课题是否了无新意，烦恼多日。但丽丽老师总是毫不吝啬地赞美，让自卑的我渐渐有了信心，写论文时不必再瞻前顾后。相比每次写课堂论文都要为一个小细节的对错思考良久的我，可以说有了巨大的进步。不厌其烦解答我的疑问，批改我的论文，清楚且准确的完善建议让我在修改论文时节省很多时间，非常庆幸且感谢丽丽老师是我的论文导师。

感谢信任且包容我的家人，让我有一个安静且温暖的空间完成论文，给予我更多的关心与照顾，经常用美食安慰烦躁的我。也想对妈妈说一声抱歉，经常身体不舒服让你忧心。回金宝借阅论文资料的凌晨突然身体不舒服，凌晨 3 点的电话应该没人愿意接到吧，但还是愿意驾车来载我回家，谢谢你包容我的任性。还有感谢我的朋友们，尤其是我的朋友林佩宁同学，在我回金宝后经常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大学生活还是论文期间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黄丽丽老师、我的家人及我的朋友们的协助，让我按时完成论文。学海无涯，我会带着各位的帮助及祝福，大学毕业后无论工作或继续学习，依旧会努力充实自己

第一章 绪论

香港作家李碧华，出生于1959年。中国广东人，出生、成长地为香港。她从小喜爱艺术文学，小时候起便向杂志与学生报刊投稿，成年后曾任职编剧与记者，也有在报章上发表小说与专栏。她热衷将小说改编为剧本，其多部剧本获影视界青睐，均被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演员张国荣曾对李碧华评价道：“在我眼中，碧华的作品是成功的，有美而壮烈的内在，故事往往能抓住人生最光辉、最灿烂的刹那加以发挥。而我欣赏碧华小说中那种坦荡荡的、毫无保留的风格。”¹

李碧华擅长写狠辣、凄美悲凉的故事小说，题材贯穿古今阴阳之间、跨越雅俗两界。从李碧华的小说中，可以探测出香港现实和社会百态。有直接描写香港现实的《胭脂扣》、《饺子》，也有通过历史或传说关照香港现实的《青蛇》、《霸王别姬》、《秦俑》等。不同于喜欢“宏大叙事”的作者，李碧华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历史中鲜为人知的角落，是社会边缘和唾弃的群体，不幸因历史的旋涡而被撕裂，饱受着双重身份带来的折磨与迷惘。而众多作品中的人物恰好影射作家李碧华的情感，掺杂着香港地域及历史因素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综上所述，本文将会探讨李碧华文本中的历史书写策略，深挖她笔下一系列处于社会边缘畸零者隐藏着的身份之殇，以揭示李碧华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

¹ 参见2002年2月22日，张国荣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进行的以“如何演绎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为主题的演讲及答问会。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文的研究动机源于观影后被电影的剧情吸引，但发现自身的想法与电影里的某些部分并不能相融合，从而寻找小说并被深深撼动，产生一股想进一步了解其作品的欲望。笔者通过由电影版《霸王别姬》知晓李碧华，观看电影程蝶衣自刎的结局后，感到难以释怀与不解。进而搜寻原著小说，试图理清电影中疑虑之处。虽曾观看由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青蛇》《胭脂扣》，却不知这些电影由其小说改编而来。阅毕小说《霸王别姬》，笔者不禁钦佩起李碧华的叙事手法，给予笔者以不同的视角去了解剧情的意义。电影中《霸王别姬》的结尾，主角程蝶衣死在自己坚守一生的舞台上，犹如用这死亡的阴影来掩饰梦破碎后的残败悔恨，用不减当年的浓妆艳抹掩饰攀上脸庞的皱纹，披着终身最爱的戏服死在至爱怀中，让这美好一刻停留至永远。

小说版打破“人生如戏”的概念，主角两人在香港久别重逢，段小楼表示一直知晓程蝶衣的深情，只是装作不知。这种迟来的赔罪可谓是使人无地自容、痛彻入骨，两人重逢再别离，一切最终回归现实，徒留虚无梦一场。笔者更喜欢原著的结局，这样的结尾符合生活从来不是任由人任性妄为的现实。心如死灰却仍然要在尘世继续活着，曾经痴迷戏曲的人生的念想与热忱灭了，麻木平庸的生活远比热烈干脆地死去要绝望，无论如何“戏终究是要散的”。李碧华书写的结局残酷且悲凉，无望付出使蝶衣幡然醒悟，知晓这个使

自己心甘情愿从“变成女娇娥”的男人不值得一死相待，历经世态炎凉，曲终戏散人走茶凉，芸芸众生终究不可能永远是戏台上的演员。

随着深入阅读李碧华的几本小说后，笔者认为李碧华擅于塑造小说历史背景，其大部分小说寄托于历史事件，并对照着香港历史尤其是香港回归时期的历史。其小说无法明确分类为真正的“历史小说”。但其“故事新编”的情节立意、“古今映照”的家国新思以及其对于历史大潮下掩盖的个人命运的关注，恰恰说明了李碧华小说中历史书写的重要作用。²历史在其小说里，对故事产生的背景与人物存在的场所，甚至情节发展与人物刻画上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所影射的是回归时期的一代港人在历史的动荡里所表现的身份挣扎，处于“无根浮萍”的状态。

李碧华笔下的角色有“妖怪”、“妓女”、“鬼魂”、“间谍”，多数为社会大众不看好的负面人物形象。但李碧华对这些“被污名化”的角色抱有同情心，认为间谍川岛芳子只是“一个被命运和战争捉弄的女人，一个傀儡，像无主孤魂，被两个国家弃如敝履”。³一个放在现实中绝对会被谩骂鄙夷的人物，却被李碧华选为故事的主角，以与正史全然不同的创作视点，显然李碧华更喜欢书写自己心中的历史。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李碧华的研究集中在男女情爱、电影改编、女性主义等方面，却忽视于李碧华对于小说历史背景的打造，导致其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仍是众说纷纭，故决定毕业论文研究课题从此展开。

²韩宇瑄，〈论李碧华的历史书写〉，《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6。

³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92页。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李碧华的作品遍布小说、散文、舞台剧、剧本，而本文主要研究李碧华的小说，尤其集中于长篇小说。其小说一方面拥有贴合读者的流行元素，一方面也加入国家、历史、政治、性别、身份、文化等社会责任问题，因此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小说。⁴故此，笔者挑选出具有一定历史厚度的六部小说进行分析，这六部小说包括：《胭脂扣》《烟花三月》《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霸王别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青蛇》。以上小说均与历史、政治、战争等重大变革有关，且主角是被社会所鄙视的人物形象，区别于传统历史书写，这些小说体现出李碧华想对抗主流历史观念的决心。本文的论述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注重解析文本中的历史与李碧华运用的书写策略；第二章是边缘人物“摇身一变”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原因及意义；第三章则是历史变动造成的身份之殇与历史创伤，主要针对抗日战争、香港回归、以及文革所带来的的遗留问题。

其次为运用文本细读法。文本细读是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并在阐明作品的各种因素的冲突和张力基础上把握这部作品的有机统一。⁵笔者以历史书写视角切入文本进行研究，聚焦在李碧华的书写方式是如何展现出文本中的历史背景及历史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并讨论李碧华书写的动机与手段。盼通过提出这个问题，能得出李碧华历史叙述的效果及现实意义。

⁴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页141-160。

⁵王先霭、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最后是新历史主义批评法。新历史主义着重在边缘的、与主流相违背的历史，认为目前的历史都是经过约束、选择、排斥过后的产物。⁶此方法最符合本文主题，李碧华小说大多以边缘人物为主视角，这些人不被流行价值认可，是主流历史里不为人知的角落。主流价值不断否定、遗弃边缘者，可历史浪潮影响他们的命运，却吝啬于记录他们的故事。本文将会从历史的空隙与断层中，拼凑出这些不该被遗忘的小人物“历史”。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从收集的文献，笔者观察到学术界对于李碧华的研究，更多是针对李碧华叙事形式、小说和电影的关系、香港社会意识和人物形象分析等。而研究有关小说历史的前人也不少，但集中于李碧华的历史叙事方式。目前对李碧华最为集中、影响力较大的论述专书莫过于陈国球主编的《文学香港与李碧华》。里头汇集众多学者对李碧华的讨论，还剖析了其小说中的情欲与政治、个体意识，香港意识等。如藤井省三认为《胭脂扣》中三十年代的如花向完全没有历史知识的八十年代的人讲述她记忆中的香港风貌，而不是真正的香港历史。⁷藤井省三从袁永定这个名字出发，揭示出袁永定这个人物的永远性，他就是解释本地历史的人物。而如花五十年后的回归恰恰暗示了香港面对“九七”表现出的政治不安以及“五十年不变”的非实性。可惜的是，此书并无以探讨历史叙事、边缘人物或身份认同为主题，但对于李碧华个体意识与香港意识的探讨仍为本文提供不少帮助。

⁶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215。

⁷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页 30。

一、研究李碧华叙事形式的文献

许多学者将鲁迅和李碧华的“故事新编”和作出比较论述，认为李碧华的小说在言语风格和对人性、世界的犀利透视上和鲁迅有所相似。如《论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朱崇科证实李碧华重写历史的方式为“故事新编”，他在〈李碧华：“意乱情迷”〉一章中提出李碧华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故事新编。他称赞李碧华开拓了故事新编文体书写的空间，使小说从容穿梭古今中外、探察社会与人性、注入香港情结，显出了不凡的艺术功力。⁸但他也发现李碧华的小说缺乏意蕴内涵，因注重可看性与轰轰烈烈的表演性，运用多重戏弄的手法，戏弄古今、戏弄意识形态、戏弄情节，过度追求情节的震撼而让小说变得粗糙，诗在重构历史的同时也在消解历史。而刘颖〈论李碧华的故事新编小说写作〉中认同李碧华的故事新编提供了重新解读正史、过渡期香港的剪影及调和雅俗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但也发觉李碧华的故事新编难逃个人风格的局限和香港通俗小说的弊端，过于追求商业卖点迎合读者的心理，导致人物类型的单一与缺乏灵魂。以上两位学者均肯定李碧华的叙事形式为故事新编，但对其创作风格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惟，他们并没有探究李碧华目光专注于边缘人物的动机，更多在于李碧华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及效果。

二、研究李碧华小说和电影关系的文献

由于李碧华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优秀例子颇多，尤其是《胭脂扣》《青蛇》《霸王别姬》的大获成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因此不少学者研究其小说与电影改编的论点。如景淑娥的硕士论文《李碧华小说电影改编研究》赞扬李碧华能在文学创作和影视改编之间找到连接点，并成功运用电影叙事技巧改进其小说的叙事技法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李碧华

⁸朱崇科，《论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5），页295。

小说中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思考，重新确立了剧本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对提升电影的艺术质量做出了借鉴性的意义。⁹孙浩洋的〈论析李碧华小说的电影改编〉也抱持相同想法，他认为李碧华小说改编电影的成功要素，在于小说文本中适宜改编的剧作化特征与艺术价值和商业诉求的深度融合，李碧华的小说可见其对人性的探索、香港本土意识等多种多样的主题，展现出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这正暗合了电影中代表着品位高度的艺术性与娱乐化的商业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她的小说被电影人视为改编的首选。¹⁰这两位学者一致称赞李碧华小说是电影改编成功的主要原因，认为李碧华小说与电影的相结合，为作品在商业文化背景下赢得“共读”，但两人对于李碧华小说本身的论述过于笼统，仅有“媚俗”“低俗”的评价。

三、研究李碧华人物形象分析的文献

李碧华是一位通俗言情作家，许多学者称其作品为诡异爱情故事，里头展现了角色对爱情的盼望与追逐，后到互相愤恨癫狂成仇。李碧华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多方面的刻画是作品的闪光点。在方珠伴的研究¹¹，其评价李碧华《青蛇》是展示男女爱情是欺骗性质的作品，揭穿所谓男女山盟海誓的脆弱，颠覆以往常见的男女形象。她谈论李碧华以女性经验来透视生活，并通过人物角色深层意识的挖掘，凹凸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期望在男人人格平等与自由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情感世界。相比方珠伴仅解读《青蛇》的人物形象，黄筱雯在她的研究¹²中分析李碧华五部小说，整体的研究范围相比前者更全面。黄筱雯通过女性视角察觉李碧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比较强烈，其本质要告诫女性：

⁹景淑娥，《李碧华小说电影改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9。

¹⁰孙浩洋，〈论析李碧华小说的电影改编〉，《艺术教育》2019年第1期，页131。

¹¹方珠伴，〈问世间情为何物——解读李碧华《青蛇》中的人物形象〉，《牡丹》2019年第36期，页68。

¹²黄筱雯，〈李碧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与女性主义〉，《牡丹》，页115。

女性需要时刻充实自己，才能获得女性话语权，并从根本上脱离男权社会的牢笼。女性若想脱离强权、真正地站起来，唯一方法就是觉醒自我独立意识。她对李碧华塑造的人物形象持正面意见，赞赏李碧华的作品中有着独特且鲜明的女性形象。

四、研究李碧华历史叙事的文献

专论李碧华小说历史叙事的学者不多，都集中于李碧华“如何书写”或“为何如此叙事”的观点上。第一位，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认为李碧华小说里的历史叙事涵盖了香港在面对回归问题时所产生的身份认同与困境，还揭露了宿命循环的历史理念，并以挖掘主流历史中的边缘人物来表现变革前夕小人物的困境。他提到李碧华作品中使用到的“穿越”“轮回”叙事形式应归为“故事新编”，因不同世代的文本存在于一作品中，是李碧华宿命、循环论的展现。但论文里简单地将这种叙事形式总结为循环论、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而没有更深地探索轮回、穿越叙事的现实意义。第二位，陈雨晴的硕士论文《李碧华小说中的历史叙事》运用詹姆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认知测绘”概念，以挖掘李碧华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陈雨晴发现李碧华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对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覆盖，其中的历史更是对现实有强烈的影射意味，在香港精神的表达上有着无法取代的功能。她指出从李碧华对于历史的改写，就可看出她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狂热热爱，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和焦虑。此论文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切入视角，并无用文学批评法进行探讨，因此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

由此可见，关于李碧华的研究概况和相关主题还是充足的。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大都聚集在特定视角的阐述，并无就历史书写视角探讨其现实意义。本文在查阅前人的研究

后，将以李碧华历史叙事为视角，探析李碧华对于历史的思考与构建，研究其专注边缘人物的动机，展现笔下人物的身份挣扎、历史创伤。

第四节 研究价值

历史是过去事物发展的过程，人类可从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但正史往往记录胜利者，不免带有主观与美化的因素。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所谓“历史”是经过一种运作活动之后的产物，其中渗透着权利与经济的力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下，都存在着被压抑的异己因素。”¹³不同于其他作者，李碧华的众多作品总是倾向地选择了历史角落中被厌恶的人作为主角，将耳熟能详的故事加以颠覆改编。学术界对此举有两个看法：一方面是选取边缘人物能让李碧华的创作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是降低了因个人历史文化的缺少而造成错误的风险。而针对选取边缘人物，笔者认为与李碧华本身面对香港回归后，夹杂在中英文化间的尴尬地位有关。因此本文期望尝试扒开这些神秘的面纱，能为议论纷纷的学术界，提供新的视角。

透过李碧华《烟花三月》这部有关“慰安妇”的纪实文学，笔者深刻体悟到胜利者能抹去历史的道理。日本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强迫数以万计的女性成为性奴，《烟花三月》的主角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在日军侵略期间，这些女性遭受非人的折磨，本被迫害却被嘲笑为“日本军妓”，这种屈辱使她们不愿说也不敢说。而日本在战败后为了掩饰罪行，

¹³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215。

大部分的“慰安妇”被灭口，战后清算更是拒绝道歉与赔偿，使“慰安妇”饱受世俗的目光，被边缘被辱骂被鄙夷。故，本文选择李碧华小说为主题，也因其发掘边缘化的话语，反对单一的中心叙事，试图对历史进行重构的创作风格有关。笔者望经过深入研究李碧华的作品后，能挖掘出更多边缘人物的故事，让独属于他们的历史不被抹去。

李碧华以备受争议的人物为主要角色，川岛芳子是历史上已被定义的间谍；慰安妇是抗日战争的“日本军妓”；潘金莲是经过《金瓶梅》和《水浒传》后家喻户晓的“荡妇”。为何她如此执着替这些已被定论的边缘者发声，并有意重构被忽视被湮灭的小众历史，这些与大众观念背道而驰的边缘群体，是否有不为人知的隐情与误会，主流历史有无封杀或抹黑他们的存在，笔者就是在这种想法下得出论文主题。

第二章 重写传统——李碧华历史书写策略

“历史”是过去世界发展的过程，可历史是人书写的，只要不是毫无感情和立场的人，历史就会伴随着人的喜怒知哀乐，不免有些主观想法。文学创作离不开历史，文学作品需要历史来构建作品的背景，可历史偏爱记录男性，造成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被模糊。因此李碧华在以传统文本为题材的故事新编作品中，用现代女性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男性或主流历史所书写的女性，揭示传统礼教对女性造成的压制和迫害，表达对男权主义的批判和质疑。而她本人十分相信轮回或鬼神那些事情，“色”与“空”常常成为她的小说中矛盾冲突的根源，生死轮回，缘订三生等传说的介入，成为惯常的情节构架，巧妙地跋涉于时间的长河，让作品别具一格的同时也带有社会意义。¹⁴

李碧华对于历史的描述有一套巧妙的手法，本章会从故事新编、轮回穿越、战争牺牲这三个书写方式下手，探讨李碧华历史叙事方法的特色与意义。

第一节 故事新编

¹⁴刘登翰，《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499。

所谓故事新编也被称为“重写型小说”，指以“前文本”为原型，在其基础上加工变型的小說。¹⁵鲁迅在其《故事新编》曾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¹⁶

“前文本”是引导、原因，“后文本”才是重点、目的。与前者作家相比，李碧华故事新编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物形象的加强、人物关系的变化和主题内涵的延伸。李碧华惯用“故事新编”为争议人物翻案，社会及历史上普遍被否定的人物，大部分均成为其笔下的主要人物。可见李碧华有着戏谑正史的勇气，冀望通过边缘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另，其故事新编小说的“前文本”大多被广大读者熟知，如《青蛇》的前文本《白蛇传》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可谓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新文本与旧文本的巨大反差，不仅可让李碧华顺利构建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也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

《青蛇》是李碧华在1986年创作的小说，这部作品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意义，历史性表现在创作原型——《白蛇传》。青蛇的“前文本”脱胎于古代关于白蛇的传说，以往关于白蛇故事的文本起源有几个说法：一是唐传奇《太平广记》中的《李黄》，后是宋朝《清平山堂》中的《西湖三塔记》以前文本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情节，明代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清朝陈遇乾《义妖传》，清代戏剧家方培成的《雷峰塔》，三人在前文本的基础上将白蛇的故事改成人妖相恋的凄美故事，加强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刻画等，使新编后的白蛇传说演变为承载美好爱情的神话故事。但李碧华在《青蛇》摒弃前人的说辞，让一个重情重义的爱情神话，变为痴男怨女的现实真相。

¹⁵江文俊，《中国当代故事新编小说研究(神话传说类)》，(香港：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1。

¹⁶鲁迅，《故事新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第2页。

首先《青蛇》书中的主角不再是传统《白蛇传》中主角的“白素贞”，而是在“前文本”中旨在烘托二者姐妹情深的配角“青蛇”——小青。小青化身为“西湖断桥底下的大作家”，对作者冯梦龙与陈遇乾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她认为冯梦龙与陈遇乾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及《义妖传》，都有隐瞒真相且过度美化内容的倾向。出于对正史的绝望，小青认为“要自己动手才是正经，谁都写不好别人的故事。这便是中国，中国流传下来的一切记载，都不是当事人的真相。”¹⁷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李碧华撰写这故事的动机，看似是小青个人历史的叙述，实则内涵宏大的社会历史。这暗喻着她并不确信那些看似美好、自说自话的历史叙述，且质疑大部分标榜“真实”的历史。

由于小青不认可前人创作的故事，她决定“自己贡献自己——自传的唯一意义”¹⁸，将一切情感寄情于写作成名。然而文革时期，红卫兵摧毁了雷峰塔，白蛇得以重新出世。与其他有关白蛇的故事不同，《青蛇》的故事结构从唐朝一直延续到现代，后半部分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重点背景，小青因白蛇被文化大革命行动解救，而“感谢文化大革命！”认为“革命行动是理性的化身/文革便是那方图章，痛快地盖在每个故事旁，铁证如山。”¹⁹李碧华作为无文革经历的香港作家，在书中刻画文革时代背景，借着旁观朝代更迭迭迭的“小青”，暗讽了文革时期是连妖物都避之不及的时代，“蛇、蜘蛛、蝎子、蜈蚣都在“回家”去”。²⁰可见妖且如此，何况是人类呢？李碧华对文革与毛泽东时代的批评，反映香港人面临1997年回归中国，与大陆长期隔离后，对共产政权的不安与恐慌，

¹⁷ 李碧华，《青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页 380。

¹⁸ 李碧华，《青蛇》，页 380。

¹⁹ 李碧华，《青蛇》，页 385。

²⁰ 李碧华，《青蛇》，页 384。

使他们想吸收关于大陆的梦想与文学，因此单方面先建立起“大陆”的文学形象，将“文革”这个特殊题材塑造为展现人之恶的极端环境。这不仅符合当时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恐惧，更代表着李碧华对于未来政治前景的忧虑表现。

从历史演变来看，《青蛇》讲述的是古代故事，可其间蕴藏着香港精神，对香港现实有影射作用。位于故事中心的青蛇，形似九七回归的香港，陷于英国与中国的统治权争夺，虽不免有何去何从的身份焦虑，但最终仍能按照命运安排的轨迹发展，在时代的更迭中活出独属自己的命运。青蛇在民间传说《白蛇传》中原本被边缘化，在李碧华的笔下因对姐姐嫉妒介入成为“第三者”，可历经人性的复杂后幡然醒悟，独自完成从蛇到人的蜕变。香港盼望不再处于暧昧位置，因此《青蛇》在旧题材的改写下，融入香港人面对九七回归的情绪，让这久远的传说更具时代性与生命力。²¹

第二节 轮回穿越

王艳芳学者曾用“异度空间”来隐喻香港的文化身份，认为在诸多的城市中，再没有一个城市能像香港一样容纳如此诡异的历史、如此尴尬的地理、如此混杂的人种，如此多元的生存和价值观念，如此不同的生活制度所带来的不同的生存和价值观念。因此，香港文化空间是最适合的魑魅魍魉自由穿行之地、妖魔鬼怪各得其所之处。²²因此“鬼魂”“穿越”“轮回”“宿命”题材等通俗小说，在香港也颇受欢迎。“穿越”是现今网络文

²¹ 范金兰，《〈白蛇传故事〉型变研究》（台北：万卷楼，2003），页 352。

²² 王艳芳，〈异度空间：论香港小说的文化身份想象〉，《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页 188-193。

学的热门题材，因能实现回到过去或穿越到未来而广受欢迎。现代人的智慧在古代时空中得以完美展现，轻易获得了在现实中难以得到的财富、权力、爱情、虚名，这一美好的幻想不仅创造了全新的小说天地，也带给读者阿Q式的“精神胜利”体验，读者幻想能如同小说主人翁一般逍遥于异度空间寻求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藉，自然收获不少热捧。

²³李碧华是穿越题材的开山鼻祖之一，除去《胭脂扣》外，《秦俑》与《潘金莲前世今生》都是穿越叙事小说，1984年的小说题材时至今日依旧火热，可以说李碧华引领了一代潮流。

“生死轮回”是在李碧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观念，轮回是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使得作品跨越古今，形成强烈的对比感，让读者有种凌驾时空的上帝视角。且李碧华本人颇为“迷信”，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她十分相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导致小说有着超脱现实的想象和虚幻，如《胭脂扣》中八十年代的现代香港还能上演如花与十二少的“人鬼情未了”，正是李碧华相信“宿命”“轮回”“鬼魂”的体现。

《胭脂扣》是集前者为一体的小说，为李碧华于1985年创作的怀旧小说，背景是香港的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三十年代，“塘西红阿姑”如花和富家公子十二少陈振邦两情相悦，却迫于压力无法成婚，便约好吞鸦片自杀。未能在轮回的黄泉路重逢深爱的十二少，如花便向阴间请假，以“鬼”的意象穿越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回到阳间寻找十二少。如花“鬼魂”的身份象征着往事没有实体，只能妄图借“鬼魂”形象还阳，表露出再现历史与

²³ 刘颖，《论李碧华的故事新编写作》，页7。

追溯身份的不易，可见“身份”并不是静止的概念，只要随着时间流逝，身份历史就会难以追溯，因时代、环境、观念的演变而逐渐消亡。

回到阳间的如花和八十年代的一对情侣袁永定和阿楚相遇，对于环境大幅度的改变，如花惊慌失措下请求袁永定的帮助，然而主角之一的袁永定在初见如花就曾说过“如花，我什么也不晓得。我是一个升斗小市民，对一切历史陌生。当年会考，我的历史是H。”²⁴照香港的会考评分制，“H”比“F”（不及格）还要低两级，是成绩标准中最差的。²⁵然而，若主打怀旧小说，却偏让主要的叙事者不通历史，这实在让人费解。“会考之后，我读了两年预科，然后在大专修工商管理，现任报馆广告部副主任。”²⁶对于永定而言，历史科并不重要，他的前程丝毫没有受到历史成绩影响，因此他对历史非常的不以为然。永定的态度和经历，显示了历史科在八十年代港人的心中是无关紧要，表达了对港人缺乏历史意识的抨击。

《胭脂扣》是李碧华的成名作，故事发生于1982年，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1979-1990的英国首相）在北京商讨香港回归问题的年份，这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政治隐喻。²⁷小说中，如花犹如香港的影射，是一个毫无依靠、孤苦伶仃的鬼魂。虽说曾是“塘西红阿姑”有过受追捧的光辉，可在八十年代已经完全改头换面的香港，她宛若无人所知的“透明人”，她试图找寻各种方法来履行自己与十二少的约定，却被他人质疑其身份与动机。

²⁴李碧华，《胭脂扣》（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页19。

²⁵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页119。

²⁶李碧华，《胭脂扣》，页19-20。

²⁷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页41。

而她在阴间等待许久的“十二少”，犹如中国的影射，违背了一起共赴黄泉的诺言，且时光飞逝早已风华不再，变成容貌邈邈的老头子。如花对于自己执着履行约定的想法彻底改变，在结尾如花悄悄离去，而十二少曾赠予如花的对联花牌“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不仅是他们二人命运的谶语，更是香港百年来与中国关系的隐喻。被英国统治许久的香港人认为中国只是他们传说中的神秘母国，毕竟香港在1842年就因《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长时间的脱离让二者之间的关系蒙上隔阂，打破代沟的最好方式是保持安全距离，若即若离的相处方式会让双方都觉得安全且自由。强行打破隔阂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如花殒命、十二少毁容)，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结合也只会导致痛苦与怨恨。李碧华在构思这种政治隐喻时考虑到习惯英治香港社会的读者会难以察觉，因此特地将故事以1982年为背景，主角选定在一对历史冷感的情侣。通过背景和主角的刻画，来表达对于“97”回归香港人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按理来说，香港回归中国本应是举国上下欢庆的好事，但当时的香港文学却对回归中国感到恐慌。一方面极有可能是近现代的中国因革命而离散的悲惨让香港人旁观之余心生胆怯，让他们对回归中国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则是殖民统治即将终结，生活紧张且竞争激烈的社会将被改变，因此不安的氛围促进怀旧风潮的崛起。从怀旧风潮的兴起可看出香港人试图抓住稳定且虚无的过往，不愿也不敢面对既定却生死未卜的未来。

第三节 战争牺牲

在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有一群在“慰安所”工作的女性，她们是战争史上不可忽略的身影，是日军在二战犯下的史无前例的罪行。“慰安妇”原是指从日本妓女或娼妇中征召的、提供日军性服务的“职业”女性，可在二战中，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海外派兵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加大，仅靠日本国内和占领地的职业妓女，已经无法满足日本海外驻军的性需求了。²⁸因此为了对外维持军纪、对内稳定军心、同时为了防止性病散播，日方制定出史无前例的“慰安妇制度”，就是透过国家介入，以拐骗、抢掳、征召等方式，系统地将大批“干净”的妙龄女子关进“慰安所”里“慰劳”日军——实则成为日军泄欲工具，犒赏、缓冲情绪、鼓舞日军的士气。²⁹

战争结束后，这些受害女性因此伤亡、有的受辱自杀、有的丧失生育能力，惨遭殖民霸权的遗毒，人格尊严受到侮辱，成为失语的群体，甚至被贴上耻辱的、肮脏的标签。文学作为集体记忆传承的形式之一，慰安妇史实也成为文学的创作题材，可慰安妇为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为数不多，李碧华在2001年出版的纪实小说《烟花三月》正是其中之一。这本小说中使用亲访方式与史料蒐集，提供了纪实小说创作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提升作品印证事实的精确与深刻。

²⁸牟佳、周桂俊，〈历史认知与文学建构——以慰安妇题材小说群像为切入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页75。

²⁹〈寻找大马慰安妇的身影（上）：战争没有女人的脸〉，当今大马，2017年2月23日，<https://m.malaysiakini.com/columns/373471>。

《烟花三月》延续李碧华关怀边缘者的风格特色，也是她首次尝试纪实小说的书写，资料来自 1998 年 9 月对中国“慰安妇”袁竹林的访谈内容，呈显大时代的心酸血泪。全书分为二十六节，由二条主线交织而成，其一叙述袁竹林战后仍无法摆脱悲惨的生活，其二描写袁竹林与爱人廖奎的爱情故事。内容穿插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肃反、劳改、解放等历史背景，透露出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指控，以及中国专制政治的批判。李碧华《烟花三月》中说道：“战争是雄性的斗争手段，但最痛苦无告的受害人，是妇女。”³⁰书中的主角袁竹林原本抱著赚钱顾家的念头，毅然抛下婆婆和女儿，却因落入陷阱被强压至慰安所，在传统父权僵化歧视的分类系统裡，被归类为不洁物，成为日本兵口中的“流动军厕”。每个夜晚，灯暗了，她们房间中永远堆满抹过下体的髒手纸，糊了又半乾的日本兵的精液和避孕套。还夹杂著汗味、尿膻、口液、体液、污垢……，一阵阵霉腥酸臭。被褥总是潮的，还带黑斑。³¹

以上引文可见受害女性们日夜充当日军的泄欲工具，屈从、凌辱、恐惧的程度，往往达到人性所能承受的极限。长年累月被监禁在极度简陋污秽的环境中，沦为数不清参战男性的性奴。日军认为：“佔有中国的女人，等于佔有腐败无能的中国！”³²日军若在战场上受到中国方面的反击，就会将内心的屈辱、无能狂怒发泄在女性身上，虐待折磨受害者的身体与心灵，让女性身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³⁰李碧华，《烟花三月》，（香港：天地图书，2004），页 134。

³¹李碧华，《烟花三月》，页 28。

³²李碧华，《烟花三月》，页 28。

受害者失去贞洁后，通常会觉得羞辱与负罪，甚至在多年后依旧箝制著受害者的喉咙。明明是受害者，可父权社会视女性贞洁为第一标准，导致她们只能噤声以对或走上自尽的道路。李碧华的慰安妇题材纪实小说《烟花三月》，相较于相同题材的小说，出彩之处在于李碧华是以记者的身份陪伴袁竹林找寻深爱的男子廖奎的经过；并透过袁竹林的口述历史，追溯中国“慰安妇”史实从发生、掩盖到重新被发掘的社会脉络，意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以及中国战后反革命斗争的灾难，反映国族之间及国族之内的不正义问题。李碧华将袁竹林个人生命故事置入人权论述脉络，以建构女性人权为核心理念，呈显战前战后主体置身处境的复杂性，为沉默的受害者发声。³³

³³林秀蓉，〈战争创伤与性别政治：探陈千武、江文瑜、李碧华的“慰安妇”书写〉，《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页7。

第三章 抗衡主流——李碧华边缘性写作

边缘性写作，是与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等传统中心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反面教材。作家主张用“个人话语权”来反抗权威话语和中心意识形态，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强调来达到消解权威、解构崇高的目的。³⁴香港作为被英国统治的殖民者，在九七之后又得回归脱离已久的中国，在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可说是“边缘的边缘”。香港自身的尴尬地位使李碧华的写作风格着重在历史或政治上均是被漠视、被忽略的人物，一方面是她身处香港的飘零感和无所归依感而导致；另一方面是她本身喜欢关注被历史大潮掩盖的边缘人物。边缘人一般指的是夹杂在两个类群之间、不完全属于任一群体的中间人群。李碧华笔下的边缘人始终处于被排斥、被挤压的状态之中，他们大都是地位低下、身世坎坷的底层人民。《胭脂扣》的妓女如花、《潘金莲前世今生里》的淫妇潘金莲、《霸王别姬》的戏子程蝶衣，三者的人物形象都是不被流行价值认可，处于矛盾而尴尬的地位。

第一节 妓女如花

在李碧华的《胭脂扣》中，选取从古至今都不受社会待见的“妓女”形象为主角，而如花是以“鬼魂”的身份到凡间寻找爱人。如花遵守爱的誓言而不幸成为阴阳世界流浪者的形象，故事以报社编辑袁永定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展开的。当如花在 20 世纪 80 年代来

³⁴李琦，〈“边缘化写作”成因剖析〉，《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0 期，页 191-192。

到人世间，她与新时代已经格格不入。小说中存在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女鬼加上妓女的身份暗示着如花不论生前死后，皆是不被主流肯定，甚至不属于人类世界的悲剧。正像作品所说的：“楚馆秦楼，莺梭织柳，不过是缥缈绮梦。只落得信誓荒唐，存歿参商。”³⁵

主角如花不惜冒着重重危险找寻所爱，可至爱却早已怯弱遗弃了她，满心的期待最终只能死心离开。她苦苦所求的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无罢了。

李碧华笔下多为痴情女子，她们的认同感来自所爱之人，凭借爱人的认同才能在世间找到立足之证明。但往往这种寄托都是落空的，全心全意投入爱情的女性很容易陷入被遗弃的危机。妓女身份的如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被欺负被鄙视的存在，“她什么都没有——连姓也没有。”³⁶十二少的宠爱让她觉得被认可，两人的爱情在如花看来甚至是生命存在的意义。可如花文中描绘的双双殉情的凄美爱情其实充斥着背叛与失信，爱情是如花存在于人类世界的唯一依据，信仰崩塌导致她也再无存在的意义。故事结局如花不辞而别，是边缘人物常见的悲剧，社会、主流、时代没有她们的容身之处，致使她们只能随着变迁的洪流消亡消失。如花的爱情观导致悲剧发生，她的身份注定着只能和风流的十二少做一对“苦命鸳鸯”。因为妓女作为性服务从业者带有一层禁忌和神秘的面纱。在讨论妓女时，人们对情色的关注度大于妓女本身，往往忽略妓女除了出卖身体之外的部分，因而妓女天然地处于社会的边缘层。过去曾有“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之说，“婊子无情”除了是其他人对于性服务从业者的误解外，也有可能是妓女对自我的保护，是这个边缘职业的生存法则。因若是妓女动情，十有八九都是自寻死路。

³⁵李碧华，《胭脂扣》，（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页40。

³⁶李碧华，《胭脂扣》，页110。

“世间女子追求的，都是一样的滑稽”。³⁷李碧华用冷静讽刺的口吻说出对爱情的评论和女性的劝诫，告诉她们爱情是一时激情的游戏，欺骗和背叛是爱情游戏的另一面。李碧华好似一个过境千帆的旁观人，通过塑造如花这个“边缘人”形象，试图敲醒人们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同时通过对如花和帮她一起寻找十二少的袁永定的女友凌楚娟这两个相隔50年的不同背景女性的对比描写，也表露了经过50年后现代女性的意识正在觉醒，已经不再盲目追寻爱情。

作为鬼魂的如花无疑不属于人类的世界，但李碧华赋予其真诚善良，为爱飞蛾扑火、无私付出的性格。勇敢追爱的角色形象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而极端悲观的结局会引人深思。给予读者深层阅读体验的同时，也表达了李碧华对边缘人命运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她的小说中边缘人最终都无法逃过悲剧的牢笼。

第二节 淫妇 潘金莲

小说《潘金莲之前生今世》特意选择潘金莲这个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积垢甚深的“千古淫妇”形象进行再创作，试图以现代女性观念解构男权话语，将女性从被遮蔽、被扭曲的男性书写中剥离出来，致力于重塑真切的女性形象。³⁸一直被历史与社会诟病的潘

³⁷李碧华，《胭脂扣》，页111。

³⁸赵秀媛，〈潘金莲形象的现代女性书写——读李碧华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名作欣赏》2015年19期，页95。

金莲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是元代文学家施耐庵的作品《水浒传》里头的一个文学形象，后来被明代作家兰陵笑笑生移植到《金瓶梅》，变成小说主角。

以上两部小说里潘金莲虽然容貌华丽，却是一个不遵从“三从四德”、不守伦理秩序兼及淫乱放荡、妒忌等多重女罪的“坏女人”典型。被张大户恶意嫁给武大郎后，她从心里瞧不上这个“三寸丁谷树皮”的懦弱丈夫，并且企图勾引小叔子武松。而潘金莲最令人痛恨之处，在于她喜欢淫乐。传统礼教以“谨守贞节”为道德规范，要求女子不能失身于丈夫之外的男人，即使丈夫去世，也要守身如玉。可是，潘金莲不肯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勾引小叔子不成，转头与西门庆卿卿我我。她的淫妇形象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已被刻画得相当具体，经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进一步完善而变得巩固。

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潘金莲带着前世痛苦转世成为芭蕾演员。她依旧拥有美貌，也依旧命途坎坷，前世让她背上骂名的四个男人依旧出现在她的今世，“淫妇”的骂名也依旧与她纠缠不休。可今生的潘金莲已不能被男人、欲望任由摆弄，有着前世记忆的她怀着复仇的决心，无畏地抵抗着欺压她的邪恶势力及束缚她的命运罗网，并奋力扭转了自己的“千古第一淫妇”的宿命。前世的潘金莲因张大户而无奈开启毫无感情的婚姻，而今世的舞蹈演员单玉莲因美貌惨遭艺术学校的章院长（张大户的转世）强暴。但不同于前世的潘金莲，单玉莲拼死反抗、疯狂地取来桌上一个物体，拼命砸向章院长，让这个强暴者也付出了代价。此举让她被下放至造鞋厂，也让她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折，她遇见英俊帅气的武龙（武松的转世），不可自拔地钟情于他，甚至省下钱买白球鞋送给他。但是，不幸很快接踵而来，单玉莲被控盗窃国家财产（人们认为她偷了工厂的白球鞋），遭到群

众的野蛮批斗。而她深爱着的武龙为了保全自己而选择和单玉莲撇清关系。仿佛又回到前世，满心欢喜的红嫁衣最终却是砍头、剖腹、挖心，一腔热恋最终换来欺骗、呵斥、杀戮。

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单玉莲和“坏分子”们被下放乡村劳动改造。一部分的女生因无法忍受艰苦的环境而堕落，还鼓动她也加入行列。但单玉莲的坚决拒绝：“不，我不是淫妇！我不是鸡！”³⁹单玉莲在逆境中无畏坚强，展现了她的女性意识与尊严。她不再是曾经被欲望驱使着的奴隶，希望摆脱“淫妇”的名声，她要成为一个自爱自尊的女性，这是她今生的人生追求及底线。在故事的结尾，她最终成功复仇，把自己从悲惨命运的轮回里解脱出来，也成功改写了其他人物的命运。

《水浒传》与《金瓶梅》导致潘金莲“到底惨死，尚要背负一个‘千古第一淫妇’之恶名，生生世世，无力平息。”⁴⁰即使潘金莲是文学史上虚构的人物，可也不应该赋予她那么沉重的骂名。因为人物是虚构的，可描绘的事件却是真实的，儒家“三从四德”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据，千百年来以妇德礼教束缚女性的一生。李碧华大胆质疑“古今第一淫妇”盖棺定论之说，将潘金莲的故事进行新编，并尝试给予她一个不同的人生结局，挑战千年以来被固有化的文学形象，着实无畏！李碧华的出现是一个启示，风向最终是会改变的，后世肯定会出现对于“潘金莲”这个角色更加柔和的解读。

第三节 戏子 程蝶衣

³⁹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页90。

⁴⁰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页120。

《霸王别姬》是李碧华又一本故事新编类型小说，但区别于《潘金莲前世今生》与《青蛇》出自民间文学，这部小说前文本出自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讲述的是项羽兵败刘邦后，与宠姬乌江死别的故事。李碧华借着旧文本家喻户晓的凄美爱情，在新文本描写一段“姬别霸王”的梨园虐恋：扮演虞姬的戏班名爵程蝶衣和出演楚霸王的段小楼与头牌妓女菊仙三者之间纠缠不清的爱恨痴恋。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沿用前文本别离主题的基础下，加以现代都市文学流行的同性恋、异性恋甚至双性恋的戏码。

程蝶衣原名小豆子，在从男孩小豆子到男旦程蝶衣的成长过程中，他经历了艰难的性别蜕变过程。幼年时期的小豆子在满是妓女和嫖客的环境长大，嫖客对母亲的践踏与生活缺乏父亲的存在，导致他开始抗拒男性，无法完成性别对照认同。从母亲为了将其送出妓院，残忍用刀砍去他多余的手指，他残缺的人生就开始了。童年的他开始依靠出现在他身旁的段小楼。师傅强迫他学习兰花指、日夜背诵“我本是女娇娥”，这种女性模仿和重复心理暗示在无形之中改变了程蝶衣对自己的性别认知。

从儿童到成人，生命中无数把无形的“剑”让潜意识里的程蝶衣逐渐模糊了自己的男性身份，转而在女性身份中找寻自我。他无意地将自己摆放在女性的身份之上，比如将菊仙视为自己的竞争者、嫉妒菊仙拥有的女性身和生育能力。男性的性征和女性化的表征同时在一副躯体中显现，程蝶衣对自我性别产生了迷茫的情绪。作为性别边缘者的程蝶衣，既在认清自我的路上跌跌撞撞，同时也饱受边缘爱情的痛苦。段小楼无法接受同性间

的爱情，无法向他回馈同等的情感。程蝶衣只能旁观他与菊仙的爱情，让出在段小楼身旁的位置，成为他生命中的边缘人。

程蝶衣苦于自身身份认同，因过度模仿女性让他在女性与男性中陷入两难的困境，这种困境造成了他自身癫狂的性格，也使他无法踏出“霸王别姬”的戏剧设定。在由陈凯歌导演执导的同名电影中以“不疯魔，不成活”的强烈方式了结自己爱而不得又无法抉择的一生。而原版小说中，李碧华安排程蝶衣与段小楼历经多年互重逢香港，香港不论是历史背景还是国际地位上都处于尴尬的位置，因此别出心裁的选择表现了边缘人的落寞。

第四章 关怀他者——李碧华再现历史伤痕

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面目早已尘封在岁月的尘埃中，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二次加工后的史书是人们接近史实的直接渠道，谁又能肯定所谓的正史不是史官一时冲动下的信笔涂鸦呢？⁴¹而李碧华正是从历史的裂缝中窥见了戏谑的可能性，加之“香港人”和“女作家”的双重边缘身份，让她习惯从小视角出发审视历史。这些小历史在边缘的夹缝中奋力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记录这些被历史忽视的悲鸣，正是李碧华小说的独特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是复仇，毕竟历史的“伤痕”需要得到彻底清算，才能平息边缘者多年来无人可诉的悲恨。

第一节 身份之殇

在李碧华的小说中，边缘者无一不是失去了社会认同，就算汲汲营营一生也难获肯定，始终被命运戏弄、被社会遗弃，自身的认同感根本无法建立。这正是港人面对中国时彷徨而又忧虑的放大写照。本是同胞，因为政治原因被迫隔离，在中英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却始终不能靠向任何一边，始终处于矛盾而尴尬的地位。李碧华笔下有一位香港的典型代表人物，那就是《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这篇作品写于1989年，当时

⁴¹刘颖，《论李碧华的故事新编写作》，页28。

的香港人正面临即将回归的恐慌，因此在日本长大的满清后裔仿佛现实被英国统治的香港，一生纠葛于中国人，满清人（香港），日本人（英国）的身份认同中。

川岛芳子是中国历史记载中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以汉奸罪被处以死刑。她本是大清肃亲王十四女的川岛芳子，因父亲的复辟计划被送往日本接受教育。她的一生都在“生母”中国和“养母”日本间双边拉锯，却徒留中间人的落寞凄凉。她常常自问也被问及“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小说的第一章审判场面，她在受到叛国罪审讯时大声嚷称自己是日本人，由于不是中国人，因此不算汉奸，并在狱中寄信给她的养父，要求他给她伪造一份户籍，将国籍改为日本，但她的养父川岛浪速只寄给她一份陈情书，承认她是自己的养女，且“自幼比普通入更有做为日本国民的一员的自觉”。却并没有加入日本籍，力指她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此举可见她经历从小与祖国离散，不被国人认可后，已经心灰意冷，选择投靠对自身更有利的地方。可她苦求的户籍证明却让她跌落深渊，养父抛弃了她这个傀儡，她被两个国家弃如敝履。

虽然费尽心机周旋在两个国家之间，甚至曾公开承认自己是日本人。但川岛芳子心里始终深爱着祖国。当年仅七岁的芳子换上和服，被父亲送到日本去的时候，哭闹着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拒绝被送去日本。当后来有人痛骂芳子：“中国人瞧不起你这走狗！卖国贼！汉奸！淫妇！”⁴²她的回答是：“我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是清室的后裔，是中国人！我跟你是同一阵线，应该好好合作。”⁴³她在接受审讯时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有可能是因

⁴²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页 245。

⁴³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页 266。

为中国对她有太多恶意，她为了清朝复辟付出许多努力，可一心要拯救的族人却对她避之不及。虽然遭受太多鄙视，但在行刑前她依旧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她渴望得到祖国及国人的认同，可事与愿违。她曾自嘲道“还以为有自己的‘国’呢。却连“家”也没有，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⁴⁴她的一生都在谋划，却始终没有立足之地，最终只落得一纸宣判。

虽然真正的川岛芳子被处以死刑，但在文本中李碧华为她放开生路，川岛芳子逃过一死在乡间隐姓埋名。在中日两方的拉锯中，川岛芳子背负父辈的遗愿无法自主选择人生，表面身处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政治的牺牲品。“她半生究竟为了什么呢？两方的拉拢，中间的人最空虚”。⁴⁵川岛芳子是香港人身份的化身，不论万般风情、实力深厚，仍旧无法逃脱两方的博弈。失根又毫无依靠的川岛芳子，正是香港人模糊的家国身份认同的体现。⁴⁶川岛芳子是历史上已被定罪的叛国者，虽然已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可悲的是她无法自由选择和掌控自己的人生，无论往哪方靠近都不会被包容，尴尬的身份让她的一生始终游走于边缘。

第二节 历史创伤

真正的历史题材小说并非单纯利用历史，而是拯救历史。小说要记忆被遗忘的历史，就算是如同噩梦般的回忆，受害者的痛苦也必须被叙述。中国在过去的百年长时间处

⁴⁴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页 280。

⁴⁵李碧华，《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页 264。

⁴⁶韩宇瑄，〈论李碧华的历史书写〉，页 40。

于内忧外患的战火下，这不安的感觉始终刻在人民心中。因此，中国以所谓的“国耻”来纪念对日抗战，以东方文化的羞耻心或耻辱感，希望唤醒中国人民“知耻近乎勇”的爱国心，时时刻刻谨记斑斑血泪的国仇家恨。

而慰安妇是战后日本社会争议性最大的战争遗留问题。所谓“慰安妇” (comfort women)是指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1937-1945），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妇女。⁴⁷据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推估，约有35至41万战时慰安妇，其中中国大陆约占一半；日本妇女2、3万，朝鲜族14至16万，台湾、东南亚各约数千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妇女各约数百人。⁴⁸预估数量应比确切数量少，因日本政府与军方为了掩盖罪行，在战败后屠杀大量妇女。日本学者总结出六个设置慰安妇制度的原因：是为防止发生强奸事件、缓和士兵杀伐气氛、维护占领区治安工作、预防性病感染、防止军情外泄和提升作战士气。⁴⁹相反的是，中国学者则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亚洲国家所实行的一种强制各国妇女为日军充当性奴隶的制度。⁵⁰韩国方面持与中国相同的立场，1991年妇女金学顺第一个出面控诉战时日军把女性当作性发泄工具，表明自己被迫在中国做过日军“慰安妇”。看到幸存者出来揭露日军暴行，其他幸存者也鼓起勇气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这些行为促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6年通过《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认定日本政府对于“慰安妇”不仅具有道德责任，更有法律上的责任，并在调查

⁴⁷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战后中国）》（台北：国史馆，2015），页247。

⁴⁸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9），页276-279。

⁴⁹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战后中国）》，页247。

⁵⁰林秀蓉，〈战争创伤与性别政治：探陈千武、江文瑜、李碧华的“慰安妇”书写〉，页9。

报告结论中要求日本政府应正式公开道歉，并且赔偿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⁵¹在法律诉讼维权方面，从1991年开始至2006年，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联合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案多达11次，基本上都败诉，日本各级法院皆以“国家无答责”和“已逾追溯期限”为由判决控方败诉。日本政府则以旧金山和约已一并解决“二战”期间日军占领地所遭受之战争损失为由，拒绝承担日本政府及日军的集体罪责。⁵²

1993年，由于韩国的强烈抗议，时任日本内阁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韩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河野谈话”的中心思想是：承认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对邻国造成伤害，包括从军慰安妇制度，并表达歉意，这是第一次日本政府较为有诚意的表态。⁵³但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慰安妇”问题上则一直持否认立场。早在2007年3月和2013年10月他曾两次谈道：“在政府搜集的资料中没有发现直接反映军队和官宪强征慰安妇的记述”。⁵⁴更为变本加厉的是，安倍完全采取右翼自然史观学社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公开彻底推翻日军在“慰安妇”制度中的主导角色，声称：“河野谈话”使日本背负了好像是日军诱拐女性强迫她们成为“慰安妇”的耻辱，确实有必要重新修正“河野谈话”。⁵⁵

⁵¹也称为“2000 东京大审”英文名称为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on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2001 年，法庭作出判决认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天皇，必须对日军性奴隶制度负有法律刑责。

⁵²刘喜涛、曹大臣，〈创伤与记忆：“慰安妇”的私密创伤与公共记忆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 11 期，页 152。

⁵³“河野谈话”是日本政府从1991 年12 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 年8 月4 号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的谈话，谈话承认了确实存在当局（日军）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事实。

⁵⁴刘喜涛、曹大臣，〈创伤与记忆：“慰安妇”的私密创伤与公共记忆重构〉，页 152。

⁵⁵刘喜涛、曹大臣，〈创伤与记忆：“慰安妇”的私密创伤与公共记忆重构〉，页 152。

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于“慰安妇”的历史仅寥寥数语，抹杀掉自身加害无数妇女的史实。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自身“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不让这历史在屈辱中沉默，在沉默中被遗忘，文学成为了重现历史的载体，有关“慰安妇”的历史题材小说就此诞生。李碧华的《烟花三月》就是一个重现历史创伤的“慰安妇”纪实小说，里头不但记录对袁竹林的访谈，关于袁竹林寻找丈夫的过程及辛酸都亲自参与其中，是一本真实性颇高的“慰安妇”小说，里头的人、事、物都是受害者袁竹林所言。

由于历史浩劫所遗留的潜在记忆对受害者造成延续性的摧残，历史、过去给予受害者身心上无法磨灭的伤痕，这就是“历史创伤”。“慰安妇”的委屈无人可诉说，因此李碧华的到来成为了袁竹林治愈创伤的镇静剂。伤口虽无法愈合，但李碧华的倾听让袁竹林也能宣泄多年来的委屈与折磨，试图走出历史的创伤。而李碧华不止倾听，还然而，李碧华对袁竹林的陪伴，并不止于聆听。李碧华还亲自伴随袁竹林千里寻夫，了结她多年的心愿与遗憾，脱离心理阴影。《烟花三月》中列出许多“慰安妇”在遭受折磨后伤痕累累的身体，“我们“慰安妇”都破了，伤了，流血。”⁵⁶袁竹林讲述了“慰安妇”所遭受的虐待，如被迫接客、被发现怀疑后强行打胎、及为了让“慰安妇”更好地接客私自替她们结扎及摘下子宫等，让她们的身体遍布伤痕的同时还失去了生育能力。通过袁竹林对身体创伤的描述，这种身体的创伤可能会如同岁月而模糊，但心理的创伤是直至五十年后、甚至

⁵⁶李碧华，《烟花三月》（香港：天地图书，2004），页24。

离世前都无法忘怀的。这是其他慰安妇题材小说与《烟花三月》与难以比较的悲凉感。对于李碧华亲力亲为访谈、寻夫的过程，可见她重视见证。这种受害者对于创伤的口述不单有助治愈创伤，更可以令历史事件真实地浮现。《烟花三月》中有提到，虽然中国给出的官方数据的“慰安妇”人数由超过二十万人，但有些对于这种耻辱避而不谈，怕勾起伤心事而不愿出来现身说法，而有的在早年的革命、伤病、冤屈等中离世。依然活著且愿意向日本提出控诉的“慰安妇”，便只有八人，袁竹林是其中之一。“慰安妇”在进步神速的时代被落下，背负着常人难以理解的伤痛，成为历史中的边缘群体。这群特殊群体逐渐老去，历史的亲历者正在凋零。据卞磊学者统计，中国健在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约18人，韩国仅剩约20人。⁵⁷这段黑暗的历史或许会随着最后一名受害者一起被埋葬，但只要人们记住历史，记住耻辱，这些将逝去的事实或许就能被镌刻成永久记忆的“墓志铭”。

束缚着慰安妇的不仅是身体与心灵上的创伤，还有不被理解的屈辱与污蔑。历史带给她们伤痛，现实给予她们噩梦。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认为军队没有“从军慰安妇”，只有职业性卖春妇，没有所谓加害与被害的问题，是贫苦的妇女想要赚钱而自愿成为卖春妇。因战时没有留下确切资料，就抹黑、强词夺理的羞辱“慰安妇”是一心要赚钱而出卖身体的娼妓，可谓无理至极。许多受害的女性苦苦等待着日本政府的道歉，但直至她们抱憾离世，这心愿依旧未能实现。慰安妇的现身说法是不容掩饰的事实，日本政府唯有严肃面对慰安妇问题，还给受害者清白与公道，才能走出历史黑洞，抚平慰安妇的溃烂已久的伤痕。

⁵⁷何杏枫，〈历史创伤与记忆探寻：李碧华《烟花三月》中的文化沉淀〉，《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8年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页147。

第五章 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向讨论了李碧华的历史书写，分别是针对文本历史、边缘性写作、历史的再现。首先，李碧华书写历史时常用的手法为故事新编、轮回穿越与战争牺牲，三种的不同手法很好地体现了李碧华身为香港作家的模糊地位。由于香港自身身处历史文化沙漠，经历英国长时间的统治，再回归分离已久的中国，造成香港与母体文化的脱轨。因此，故事新编是能弱化这项缺点的最好方式，李碧华故事新编小说的前文本几乎都是传唱度颇高的“经典之作”，优秀的文本容易使大众将其的价值固有化、神圣化，认为这个文本不可侵犯。但李碧华却选择逆流而上，在创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创造出区别与前文本的独特价值取向。她在《青蛇》、《潘金莲前世今生》中，创作出独特的文本形象，区别与传统充斥着礼教条规的枷锁，新文本中意图祛除人物的歪曲，为争议人物翻案。

刘登翰在《香港文学史》评论道：“她的写作有着引入深思的“边缘性”，既不在纯文学的中心苦思，又不在消费的文化阵营盘旋过久，尝试走一条中庸之道，其作品既不严肃到无人问津，又不俗到“走火入魔”，而是“熔两者为一炉”。不走极端，好处是兼容并蓄，采众家之长，雅俗共赏，但往往不易把握，难以界定。”⁵⁸李碧华有意在经典文本中寻找故事的对象，并且是极易制造大众话题的争议人物，比如说“千古淫妇潘金莲”、“红牌妓女如花”“戏班名角程蝶衣”等，在构建文本时加以历史层面、文化层

⁵⁸刘登翰，《香港文学史》，页 496。

面、性别层面、哲学层面的解读，将这些社会的边缘者的悲惨境遇写得丝丝入扣，为小说增添不少人性的烛照。

李碧华的小说兼顾商业性的同时也不忘加入社会关怀，在她的小说中擅长以历史边缘人物来揭露历史动荡下小人物的惨剧。陈国球学者形容其为：“在真假之间，在想象与现实的缝隙，嬉笑怒骂地穿梭其中，为其执着的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⁵⁹李碧华是一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身处殖民地的成长经历，让她对西方及祖国的价值理念会持有保留态度，这使得她不太容易相信传统且庄严的历史，并对大历史掩盖下的小人物命运充满同情和好奇。从她的《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及《烟花三月》中，就可见历史在胜者的权力前，犹如蝼蚁般被拿捏在掌心。人们唾骂川岛芳子是红颜祸水，可谁又知拥有异于常人美貌的她，只是男人为满足自身权力与欲望争抢的政治牺牲品。而袁竹林痛苦又羞辱的慰安妇经历，竟被日本政府只言片语就忽略带过，日本历史教科书上毫无她们的痕迹。

历史不该被轻易掩盖，弱勢的悲鸣虽无法战胜权力的狂笑，可这忧愁的眼泪不该由受害者独自承受。李碧华的作品关注历史中边缘且饱受误解的人物，虽有学者认为李碧华身处“金钱至上”的都市香港，此举只是博人眼球为提升商业价值。但笔者认为追求商业化成功，这不是批判一位作家的好坏，毕竟“有情不能饮水饱”。李碧华为了流行性，也不耽误其从现代女性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关怀人性，从而发掘出正史中沉默的小人物。笔者相信唯有多元化的声音，才能构建出不单一、不沉默、不无知的历史。故，敢于推翻正史的论断正是李碧华小说的魅力所在。

⁵⁹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页 15。

引用书目

一、 专书

1. 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
2. 范金兰，《〈白蛇传〉故事型变研究》，台北：万卷楼，2003。
3. 李碧华，《胭脂扣》；《生死桥》（李碧华作品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4. 李碧华，《霸王别姬》；《青蛇》（李碧华作品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5. 李碧华，《秦俑》；《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李碧华作品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6. 李碧华，《烟花三月》，香港：天地图书，2004。
7. 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诱僧》（李碧华作品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8.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 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战后中国）》，台北：国史馆，2015。
10. 鲁迅，《故事新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1. 王先霭、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2. 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二、 期刊论文

1. 方珠伴,〈问世间情为何物——解读李碧华《青蛇》中的人物形象〉,《牡丹》2019年第36期,页64-68。
2. 韩宇瑄,〈论李碧华的历史书写〉,《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0-46。
3. 何杏枫,〈历史创伤与记忆探寻:李碧华《烟花三月》中的文化沉淀〉,《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8年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页141-157。
4. 黄筱雯,〈李碧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与女性主义〉,《牡丹》2020年第8期,页113-115。
5. 黄瑶、向颖,〈历史语境下的“他者”言说〉,《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页78-79。
6. 李琦,〈“边缘化写作”成因剖析〉,《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页191-192。
7. 林秀蓉,〈战争创伤与性别政治:探陈千武、江文瑜、李碧华的“慰安妇”书写〉,《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页1-18。
8. 牟佳、周桂俊,〈历史认知与文学建构——以慰安妇题材小说群像为切入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页75-120。
9. 孙浩洋〈论析李碧华小说的电影改编〉,《艺术教育》2019年第1期,页130-131。
10. 王艳芳,〈异度空间:论香港小说的文化身份想象〉,《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页188-193。
11. 赵秀媛,〈潘金莲形象的现代女性书写——读李碧华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名作欣赏》2015年19期,页95-110。

三、 学位论文

1. 江文俊，《中国当代故事新编小说研究（神话传说类）》，香港：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 景淑娥，《李碧华小说电影改编研究》，甘肃：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 朱崇科，《论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5。

四、 网络资料

1. 〈寻找大马慰安妇的身影（上）：战争没有女人的脸〉，当今大马，2017年2月23日，
<https://m.malaysiakini.com/columns/373471>。